

公鸡和手机

□樊磊

都很淡漠,父亲却努力装出一副很亲密的样子,坐在沙发上讨好似的和表叔闲谈,不外乎就是拉近两家的关系。我看得出表叔很厌烦,爱搭不理。但我又不能打断父亲,只有呆呆地站在一旁。话刚入正题,表叔就委婉地拒绝了,父亲近乎哀求,表叔却一直强调“这事办不了”。最终表叔也没有留下我们拿去的公鸡和酒。

回家的路还是那条路,只是我觉得很长、很冷、很累。

回到家,父亲赌气把两只公鸡炖了,我们爷俩喝光了那两瓶酒。后来我知道,以表叔的权力完全能轻松地给我分配好工作。

多年以后,表叔领着儿子来我家了。表弟不像我一样发呆,而是直截了当地给我说明他们的来意。表弟想进入省城的一家国有公司工作,但公司的条件比较高。表弟辗转打听到公司的老总和我是大学同学,想请我帮帮忙。表叔也是努力装出一副很亲密的样子,就像当年父亲和他套近乎一样,唯一不同的是没有父亲那般的

近距离“邂逅”死神

□潘万余

足够的重视。突然一阵密集的炮火声震耳欲聋地响起,原来演习进入红方进攻前炮火准备阶段,152加农炮从几十公里外往演习阵地倾泻,战斗机也从空中发射弹药……当兵几年,我们都没见过这阵势,一些人爬到谷地的坡沿上,好奇地往外看,突然,一声撕心裂肺的“哎哟”声把大家的视线全都吸引到了一起,我们排长应声倒地。我离他也就两三米远,看到他捂着左大腿,我猫腰走近一看,迷彩服布条陷入肉里,白花花肌腱在血红的肉里突兀着,让人心悸。后来我回忆,我似乎就看见那枚弹片飘飘忽忽地飞来,击中排长的腿。排长不停地呻吟着。阵地上一下子乱了套,六连也不管我们,开始往“后方”撤离,我们排的人抬着排长也往后撤,我脑海里突然一闪,那么多武器在阵地上要是丢了就麻烦了,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那么大勇气,我自告奋勇主动申请留下来看守武器,居然还有一个“新兵蛋子”不知深浅地要留下来陪他的班长。偌大的谷地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孤零零地“相依为命”。“敌情”观念在那一刻,一下子全被激发了出来,平时训练时追求的战术动作要潇洒要有力度,此刻被怎么以最快的速度趴下隐蔽起来而取代。炮弹弹片划破空气的“嗖嗖”声不绝于耳,我好像对曾经的战斗英

雄所介绍的,他如何听声鉴别弹片是否冲着自己飞来的技巧,顿悟了。担心枪械被弹片砸坏,我指挥着小梁和我一起利用炮火间隙快速将枪抱到安全处。那时的我们被激发得火力无穷,七十多斤的高射机枪和三十多斤的重机枪一个胳膊夹一个,手上还能拎着弹盒,猫腰快速前进。我和小梁一前一后趴在一道坎的斜坡上,旁边的树枝被弹片不断地砸断,堆在身后的玉米秸秆垛被弹片砸得沙沙作响。小梁发抖的屁股就在我眼前,因为抖动不自觉地滑向外侧的一条腿随时都有可能被弹片伤到,我一把抱起他的两条腿贴在怀里,安慰他放松。他颤抖地问我:“班长,我去抱点玉米秸盖身上吧?”我赶忙喝止!“现在出去就有可能被弹片打到,再说玉米秸能挡得住弹片嘛!”现在想来,那时的我作为老兵,作为班长的那份责任感,使命感简直爆棚了。

怎么完成的演习,怎么回到的驻地,我都已经没有了印象。留存在记忆里的自豪感远远大于经历过生死后的后怕。如今,退出现役已经多年,保持军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不敢有丝毫懈怠;发扬军人荣辱不惊,沉着冷静的优良传统,做一名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共产党员,是我不懈的追求。

女儿的名校路

□李贞荣

花过一分钱。一周下来,100元都没有花完。一周时间,女儿理解了千算万算不如点火做饭的道理。

这之后的一个周末,女儿又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,去饭店应聘服务员。

我们住的周围有好多家饭店,有一天上午十点多钟,她到楼下一个饭店,问人家饭店要不要服务员,老板没在,接待她的是一个老太太。估计是那种家族式饭店,老太太就问她干过吗,她机智地回答给商场撒过传单,其实这是之前我给她说过让她可以节假日去商场练手的事,没想到她用在这里了,老太太又问她一天要多钱?女儿说50元。那好吧,你就在门口招揽客人吧。

就这么着,女儿上岗了,老太太给了她一大摞宣传单,她就很认真地对过往的行人说,叔叔阿姨吃饭吗?有优惠了,到屋里坐吧,就这样喊着叫着,站了很久,还真有好几拨食客进屋,女儿很有成就地把他们领进饭店,并招呼食客落座,然后很麻利地将菜单递过去,像模像样地给人家点菜,那个熟练劲啊,根本看不出是刚刚拉进来的,点完菜,她又出去了。从老太太答应她在门口撒传单,到下午2点多忙活完中午饭,她告诉我那个饿啊,站了好几个小时没喝上一口水不说,饿得都快站不住了,和店员坐下来一起吃饭时,第一次狼吞虎咽吃了两个馒头。

母亲和女儿

□杜新英

我母亲,曾经是最看不惯的一个人。

她这个人的性格,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,就是愚善;一个字形容,就是傻。一辈子不会变通!人家吃一堑长一智,到了她这里,同一个人,同样的伎俩,坑她一万次,她也不长心眼,照样上当。说话直来直去,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,再有权有势,欺负人让她看见了也直接批评。这一点,身为她女儿,我最深恶痛绝:怎么一辈子都学不会说话前先想想对方是什么性格,怎样说话既能达到自己的目的,又能让对方高兴呢?

到底是自己的母亲,看她吃亏多了,忍不住像教孩子一样,指点她一下为人处世之道,没用!教一万次,她还是那种思维。永不开窍,永远不合时宜!

吸收她的经验教训,她的女儿,一个都成了精明能干的亦舒女郎,开口前先察言观色,用词委婉,举止得体。

再能干的亦舒女郎,做母亲以后也是很受磨炼的。孩子刚上幼儿园的那一年,老是生病,大冬天的,烧成肺炎。每天厚着脸皮跟领导请假,大冷天抱着孩子站大街上等车,成天省立医院、儿童医院地跑,跑来跑去输了十几天的液,化验血象还很高。各医院病床紧缺,再怎么灵活也住不上院。后来联系了空军医院,万幸儿科还有空床,于是在雪花飘落之前,终于入住病房。大雪纷飞的时候,是夜晚,我骑着车往单位赶,手脚冻得没知觉,心里还很有得意:孩子和母亲藏在温暖的病房里,不用挨冻!那个冰冷的夜,我突然想起很久之前,母亲跟我讲过的一件事:我四五岁的时候,也得过肺炎,在家发烧很多天,卫生室越治体温越高,最后烧到了40℃,母亲怕我烧出危险,就用棉大衣把我包好,大半夜抱着我出了门,雪地里步行十里路到了镇上的卫生院,总算保住了我的命。母亲说:“那天晚上真冷啊!手都冻僵了!怕你灌了风烧得更厉害,一路上我也没敢换姿势。”

以后每逢寒冬夜晚走在路上,下雪还是不下雪,我都常常会想起这句话。孩子一天天长,做母亲的酸甜苦辣,我一天天体会。我一个孩子尚且如此,我妈四个女儿,当年是怎样熬过来的?

母亲一天天衰老,记忆一点点退去。我日复一日地看着,无能为力。未到中年,已经感受到了龙应台《目送》的滋味。怎么办呢?有空就带她出去游玩,回家就跟她闲聊,她的近期记忆遗忘得已经差不多,就专跟她谈她年轻时候的经历。她说话更直了,谁对谁错都要指出来。鸡毛蒜皮的小事有必要分是非吗?我一边挖空心思地想话题,一边在心里暗笑。

职称前途很重要,但是有父母重要吗?

老人和孩子一样,需要的都是陪伴。

骄傲的亦舒女郎一回到家就成了东家长西家短的长舌妇,我还很庆幸:总算在母亲的有生之年,我懂得要做个体贴的女儿。

有故事的人

投稿邮箱:
qlwbxz@163.com

